



红柿（海陸腔）

佢當好一個人行落山頂去，無人來交談，乜毋使摻佢个心分其他人，就算有伴摻佢共下行寮，佢乜無麼个愛講話，在山肚佢最好恬恬無出聲，這係一種對山个尊重，對佢來講，還較係一種做得治療佢心神个享受，歸路仔佢會專心調整佢个腳步摻啟氣个節奏，係講忒多話，就會打亂忒佢个節奏，裝散忒佢个心神，乜會舞斷佢摻阿爸交流个線路。去山頂，佢會有一種像人去深山古廟朝拜个心情，毋過佢个目標該位所並無深山古廟，係一頭野生个红柿樹。

該红柿樹係 92 年阿爸過身後，愛合爐上阿公婆牌前無幾久仔佢去山頂行行看看，像一隻無目標个遊魂遊走該時發現个，大大筒高高个樹身，看得出熱天時佢生到當榮，佢看啊著佢，感覺著佢斯像佢細細仔該時記憶肚个該頭千隻手萬隻手个红柿樹，登時佢颯一路過來挪走佢个心，押走佢个不安，醫好佢个驚心，一下仔斯拉佢轉到 30 年前个記憶肚去。

「這红柿比毋得頭擺偲佢園仔該頭。」這幾年差毋多逐年八九月仔，佢定著會講這句話分阿姆聽，阿姆總係會笑佢「臭餿咧！」。

頭擺佢屋下戴在花蓮光復个大和村大山頂，在該山頂，天時長年透天打早會先落一陣水，再過起濛煙，該陣水落無大，落無久，下把仔滴無 5 分鐘就會停，該濛煙來个時間差毋多有 2 點鐘久，長透係歸路濛濛渺渺，係有日頭花時，看得著个地方毋會超過 10 公尺遠，濛煙係大啊來，歸屋間斯係。

大山頂到山腳下大約愛 2 點鐘時間來行，斯一條到底係路抑係草埔分都分毋清楚个路做得出入，該條路个話，實在係一條雙線个大路，歸條路闊有 3 公尺，毋過行人得个闊度雙線斯 30 公分定。其實該係一條牛車路，輪仔行過个位所正行人得。該路摻一般个牛車路又無共樣，路中央係草塞塞个，該草無分牛仔緊行緊食忒去，又毋係牛仔毋食該草，係根本就當少牛仔行到來，恁樣形還較分人分毋清楚係路抑係草埔。該路一片係山壁，一片个一半較加長係崩崗，較危險个位所正有石牯疊个石駁做護欄，崩崗下係一條毋知名个河壩，大家安到「河頭」，係馬太鞍溪个一條支流。逐日山頂到山下个路程，歸條路毋識堵過其他人。

三甲零大个山園仔肚，佢最好該頭「紅柿樹」，該係當熟又無麼个熟个樹仔，熟，係因為佢係佢生命肚冷冷个溫暖；無熟，係因為佢一分一秒鐘緊離開佢。

該頭樹仔幾多歲咧，佢毋知；該頭樹仔打麼个色个花，佢毋記得；記得个係佢像人 3 棧樓高个樹身，記得个係樹身有像佛祖伸出个千手觀音；記得个係佢打到歸樹仔恹恹，一隻隻像細碗公恁大个紅柿；記得个係阿爸翕紅柿个雙手。

昨暗晡歸夜係落水聲，逐滴水都想到大海，大海係水个家鄉；逐秒鐘佢都想著紅柿，紅柿係佢个阿爸。雨水千潑又萬潑，毋知愛潑幾多潑正轉得到故鄉，所有个雨水潑來擠共下，擠綿還係寂寞个佢。

摻阿爸無法度過見面有 6 年个時間咧，佢無法度擢忒个係佢蹶上紅柿樹剪紅柿个背影，無法度捩忒个係該年佢在紅柿樹下擘柿仔講古个身影，無法度剪斷个係該年佢趑趑擱一籃紅柿來分佢个滿足。

當熟个係 3 棧樓高个樹身，硬捩起千手樹樞；千手樹樞，硬擱大一隻隻盲熟个柿仔，在該大山嶺頂，打露食風，風吹日炙。

佢還細個時節對阿爸無麼個印象，斯知佢當少轉屋下。佢從細斯分伯婆安偏名安到「阿啱箭」，佢確實係啊啱箭，飛上飛下，飛無停，一身烏袍毋識換。在該大山頂用茅仔舂個阿啱箭竇，斯紅柿、柑仔、蓮霧熟咧，還有豬仔大咧這兜時節正會有割貨個人到來，山園個生事做盡係阿姆個愛心摻生命，係佢這兜阿啱箭子逐隻月到月底唯一個支持。阿啱箭阿爸飛到 2 千公里外個印尼去做事，佢當記得該擺佢有 2 年個時間毋識轉阿啱箭竇來。

有一日阿姆講：「紅柿會熟咧，差毋多若爸會轉來剪咧。」阿姆先用竹極仔剪十過只仔下來講愛翕熟來等阿爸轉來好食。佢摻阿姆共下攞轉屋下去，阿姆喊佢去屋後背拗兜苦棟樹葉，割兜山芋荷葉轉來，這係佢兜翕紅柿，翕弓蕉個方式。芋荷葉先放落醃缸肚座底，嘎下來放 1 層紅柿；過來芋荷葉舂 1 層，再過放紅柿，嘎等愛舂苦棟樹葉，最尾正用芋荷葉舂塞塞，該醃缸口用枋仔舂等，砣隻石頭上去斯做得，幾日仔斯會紅紅軟軟，阿姆放 1 層柿仔，斯會摻佢交代，記得兩日仔愛來看啊，看會暢過燒無，毋好分若爸轉來無紅柿好食。

用苦棟樹葉翕出來個紅柿，有一種當香個紅柿味，毋係文字寫得出個，特別係該頭紅柿樹打個柿仔，有一種核到當辛苦個甜味，因為樹身個負擔忒重，核到會轉冷，好得有苦棟樹葉來分佢溫暖，正會有軟軟紅紅個柿仔。

佢照阿姆講個兩日仔斯去看 1 到，面頂該芋荷葉換過 3 到，一日過一日，還係等毋著阿爸轉來，阿姆也試著奇怪，無幾日仔斯接著阿爸公司寄來個掛號快信，講阿爸在印尼愛轉個飛行機因爭風搓個關係愛慢加 2 禮拜怕正轉得。阿姆個心像堆落崩崗樣，佢兜個希望也像該醃缸肚個紅柿軟軟忒，該日暗夜，佢兜兄弟姊妹個飯餐後，斯加出紅柿這項冷冷個溫暖。

恬恬站在屋簷下个醃缸，摻等山頂涼涼个山風，阿姆看啊看仔外背个月光，佢摻佢吩咐，韶早愛早兜跣，偲兩儕愛蹶上红柿樹頂去剪红柿下來翕，無會忒過熟咧，較細較青个斯留等，還係愛翕分若爸轉來好食。

阿爸係一個標準無拜六禮拜，無寒無熱个工人，佢一生人好流浪个性，就係阿啾箭飛上飛下个性，就係客人个性。佢滿哪毋驚苦，佢相信「茅寮會出狀元，爛竹會出好筍」，佢个嘴項總係勸話人「後生多勞碌，老來好享福」。佢該身阿啾箭烏袍係佢公司分个、落工地个標誌，佢為著佢這兜阿啾箭子，日本、印尼、臺北、高雄滿哪去做事，打通北迴鐵路，鎖好高速公路个走山山壁，打好分佢轉故鄉个路。

有一日阿爸來基隆看佢，佢麼个無帶，斯擺一籃红柿來，佢講：

「這係頭擺摻偲佢園仔裡肚共種个柿仔，係大和莊下阿叔公屋後背該頭打个，佢摻若姆用苦棟樹葉翕紅咧，想講你恁久無轉擺一籃來分你食。」

確實佢30年毋識想著這種苦棟樹柿仔味，阿爸這籃红柿對佢來講係冷冷个溫暖，冷个係佢个當少轉屋下，暖个係佢該翕红柿个雙手。雖然這下粗殘个時間抓著阿爸做獵物，捉走阿爸个心跳，毋過山頂該頭红柿樹摻偲兩子爺个線路接通，分佢做得摻你講佢个心事，佢个遺憾，摻你講阿姆想你个情形，摻你講孫仔幾高咧，摻你講心白煮个飯菜香。

佢自發現該頭红柿樹以來，隔幾日仔斯會去山頂一擺，還係好一儕人恬恬恬行，前幾年仔該红柿樹無麼个有打，這兩年仔佢摻佢伐草放肥，今年佢較有打咧，毋過少忒阿爸个雙手，佢尋毋轉該苦棟樹柿仔味，斯做得摻該红柿樹翕下來，用電腦摻阿爸、

阿姆、兄弟姊妹歸屋下人貼上去，拜託紅柿樹還分偲俚該段有缺个歲月，偲逐日看毋著你，毋過逐日又有看著你。

作者感言

與家父不能相見已經6年了，很多的思念、抱歉和遺憾，如今只能借著此文傳述。感念父親在極度艱苦的環境中，給我的微笑與關懷。如今時間仍然靜靜的走去，人也慢慢的老去，抹不去的是那棵「紅柿樹」，它是開啟一家人悲歡喜樂的金鑰，但是這把金鑰一定要用客家語來操控，才能與父親的心靈溝通無礙，更能將家人的心老實的綁在一起，我點上一盞盞的紅柿燈籠，在心中大聲說著「阿爸，偲當想你，你好無？」

謝杰雄

基隆市立信義國民小學 教師

